

選所人十二
集作佳篇短

輯璧家趙

1937

冊 上

行印司公書圖友頁海上

No. 464

選所人十二

集作佳篇短

輯璧家趙

1937

册上

行印司公書圖友良海上

No. 464

編輯者

趙家璧

發行人

余漢生

印刷所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發行所

上海北四川路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八百五十一號

前記

每逢看到日本改造社編的文藝年鑑，O'Brien編的英、美小說年選以及Mantle編的戲劇年選，在聖誕節邊放在外國書舖的櫥窗中，常常會不自禁的想到咱們中國：縱使我們所得的成績在質量上都比不上人家，但是每年有這麼一本選集，藉此看看一年來的收獲，作為以後比較的標準，對於今日的中國文壇，也許不算是一種奢望吧！

大約這一種感覺不一定我一個人所有，所以過去已有三四部中國文藝年鑑出版，爲了選稿問題，還曾引起過幾次爭論。這次我們却想另走一條路：我們鑒於過去一個人或是一個小團體所選的選本，都免不了有偏狹的弊病，而「文藝年鑑」的名目既大，事實上也就不很容易討好，因而想避重就輕的把範圍局限於短篇小說，同時把選稿的人也擴充到二十位。這二十位選稿人的思想，趣味和所在地既代表得相當廣泛，由他們每人在自己所讀到的一年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卅日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卅日）中的短篇裏推選一篇至三篇，再由我們輯合戲一部一年中的短篇佳作集，也許不但可以包含更廣更精的作品，而且會反映不同選稿人的不同的標準；同時我們從這裏看到創作界的動向以外，一年來文藝批評界的趨勢，也能在稿件的取捨間明白的感覺到。

當我把這個選本的計劃告訴許多朋友，請求他們參加選稿時，他們都毫不猶豫的贊同，並且在短促的時日中把推選的作品都按期的寄來了，（其中有一位原定的選稿人因爲人在日本，信函來往費時，到本書付印時，還不見他的選稿寄到，爲了避免出版誤期而湊足二十人起見，便由我填補了進去。）這本選本的完成，全靠他們慷慨的相助，才能和讀者相見，我在這裏向十九位先生表示我們最深的謝意。

徵求選稿的信發出後，最先把推選的作品交來的是茅盾先生和蕭乾先生，以後陸續的交來，就按照來信的先後而依次發排，共計被推選的小說五十六篇。其中有三篇是重覆的，好像端木蕻良先生的鴛鴦湖之幽戀，葉聖陶先生和丁玲女士都來信推選，羅淑女士之生人妻，也由魯彥先生和林徽因女士先後推選，沈從文先生和鄭振鐸先生更一起推選田濤先生的荒，我們爲了編排上的便利起見，在篇名和目錄裏祇寫了最先推選者的姓名，但是在這裏把推選人的名字補上了。除了這三篇以外，雖然也有許多朋友是口頭知道某篇已被選入而自動調換他篇的，那我就使無法補記了。

這十九位推選人之中，有幾位是由我們特別請求推選他們所在地的地方刊物中的作品的：好像洪深先生最近一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執教，我們便請他專選廣東的；郁達夫先生在福建推選了福建出版文座上的一篇；凌叔華女士主編武漢文藝，推選的都是華中的作者；生和沈從文先生推選的以北方的居多。還有茅盾先生在推選了三篇以後，由我們的

，在他主編的中國的一日中另選了三篇，編在本書的後面。其中關的作者是一位，當我們把通知書寄去後，他來信要求我們把筆名改署真名宋越，恐怕讀者發覺這篇之稿的作者署名有誤，所以在這裏順便帶及。

當我們收到推選人的回信後，我們就發出一封通知信給被選的作者，告訴他某一篇小說已由某一位先生推選，並且要求他答應我們編入佳作集；爲了節省時間起見，我們的信上是這樣說的，「假如您反對我們這樣做，請您在接信後三天內通知，我們也可以照辦。」這些信有的由我們直接寄出，有的因爲地址不明，便轉輾的託人代轉，這五十多位被選的先生，多肯答應把發衣權借給我們一次，我們在這裏向他們敬致無限的謝意。

目錄

老舍：且說鬚裏……………	(十年)	茅盾選……………	一
端木蕻良：遙遠的風沙……………	(文學)	茅盾選……………	二一
白塵：小魏的江山……………	(文季)	茅盾選……………	四三
劉祖春：回家……………	(國聞週報)	蕭乾選……………	八〇
嚴文井：風雨……………	(文季)	蕭乾選……………	九一
青子：紫……………	(國聞週報)	蕭乾選……………	一一八
屈曲夫：逼……………	(文季)	靳以選……………	一四三
劉白羽：冰天……………	(文學)	靳以選……………	一六二
荒煤：長江上……………	(作家)	靳以選……………	一八〇
夏衍：包身工……………	(光明)	鄭伯奇選……………	二〇八
戴平萬：滿州瑣記……………	(光明)	鄭伯奇選……………	二二五
郭沫若：楚霸王自殺……………	(質文)	鄭伯奇選……………	二三六
端木蕻良：鷺鷥湖之幽鬱……………	(文學)	葉聖陶選……………	二五二

- 青子：黑……………（大公報文藝）……………葉聖陶選……………二六六
- 劉白羽：草原上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葉聖陶選……………二八一
- 蕭軍：江上……………（海燕）……………魯彥選……………三二一
- 羅淑：生人妻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魯彥選……………三六九
- 蕭紅：牛車上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魯彥選……………三八九
- 宋之的：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……………（中流）……………黎烈文選……………四〇二
- 華沙：生平……………（中流）……………黎烈文選……………四一二
- 舒羣：沒有祖國的孩子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黎烈文選……………四二〇
- 陳荻：傳令嘉獎……………（武漢文藝）……………凌叔華選……………四四六
- 李威深：渡頭……………（武漢文藝）……………凌叔華選……………四五七
- 維特：家……………（武漢文藝）……………凌叔華選……………四六八
- 秀子：最後的管束……………（福州文座）……………郁達夫選……………四八二
- 劉祖春：董烟嬀子……………（小說選）……………沈從文選……………四九三
- 李欣：歸鄉日記……………（大眾知識）……………沈從文選……………五〇四
- 田濤：荒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沈從文選……………五一五
- 曹卣：長班船……………（大公報文藝）……………朱自清選……………五二九

羅維嶺：詞……………（大公報文藝）……………朱自清選……………五三七

張天翼：探勝……………（大公報文藝）……………朱自清選……………五四五

陳琳：奔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老舍選……………五五六

艾蕪：榮歸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老舍選……………五七七

羅烽：第七個坑……………（東北作家近作集）……………王統照選……………五八八

沙汀：苦難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王統照選……………六〇〇

丁玲：十月二十三日……………（十年）……………王統照選……………六一一

蕭紅：手……………（作家）……………巴金選……………六三五

蘆焚：迷茫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巴金選……………六五五

丁玲：團聚……………（文學）……………巴金選……………六六六

羅烽：特別勳章……………（光明）……………鄭振鐸選……………六九一

沙汀：查災……………（光明）……………鄭振鐸選……………七〇八

香菲：糠羹……………（廣州報副刊東西南北）……………洪深選……………七一九

樓西：出關……………（廣州報副刊東西南北）……………洪深選……………七三〇

周文：三個……………（作家）……………丁玲選……………七四五

奚如：初步……………（文學叢報）……………丁玲選……………七六一

且說屋裏

老舍作·茅盾選

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能享受與佔有的，包善卿已經都享受和佔有過，現在還享受與佔有着。他有錢，有洋樓，有汽車，有兒女，有姨太太，有古玩，有可作擺設用的書籍，有名望，有身分，有一串可以印在名片上與計開上的官銜，有各色的朋友，有電燈電話電鈴電扇，有壽數，有胖胖的身體和各種補藥。

設若他稍微能把心放鬆一些，他滿可以胖胖的躺在牀上，姨太太與兒女們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即使就這麼死去，他的財產也夠教兒孫們快樂一兩輩子了，他的計開上也會有許多名人的題字與詩文，他的棺材也會受得住幾十年水土的侵蝕，而且會有六十四名槓夫擡着他游街的。

可是包善卿不願休息。他有他的「政治生活」，他的「政治生活」不包含着什麼主義，主張，政策，計劃與宗旨。他只有一個決定，就是他不應當閒着。他要是閒散無事，就是別人正在活動與拿權，他不能受這個。他認爲自己所不能參與的事都是有礙於他的，他應盡力的去破壞。反之，凡是足以使他活動的，他覺得不該放過機會。像一隻漁船，他用盡方法利用風勢，調動他的帆，以便早些達到魚多的所在。他不管那些風是否有害於別人，他只爲自

己的帆看風，不管別的。

看準了風，夠上了風，便是他的「政治生活」。夠上風以後，他可以用極少的勞力而獲得一個中國政治家所應得的利益。所以他「不願休息，也不肯休息；平白無故的把習風這點眼力與天才犧牲了，太對不起自己。越到老年，他越覺出自己的眼力準確，越覺出別人的幼稚；按兵不動是冤枉的事。況且他纔剛交六十；他知道，自要有口氣，憑他的經驗與智慧，就是坐在那兒呼吸呼吸也應當有政治的作用。」

他恨那些他所不熟識的後起的要人與新事情，越老他越覺得自己的熟人們可愛，就是為朋友們打算他也應當隨手抓到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。對於新的事情他不大懂，於是越發感到自己的老辦法高明可喜。洋人也好，中國人也好，不論是誰，自要給他事作，他就應當去擁護。同樣，凡不給他權勢的便是敵人。他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寬宏與大度，也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嫉妬與褊狹；這是一個政治家應當有的態度。他十分自傲有這個自知之明，這也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；「得罪我與親近我，你隨便吧！」他的胖臉上的微笑表示着這個。

剛辦過了六十整壽，他的像片又登在全國的報紙上，下面註着：「新任建設委員會會長包善卿。看看自己的像，他點了點頭：「還得我來！」他想起過去那些政治生活。過去的那些經驗使他壓得住這個新頭銜，這個新頭銜又能增多他的經驗，又增高了身分，而後能產生再高的頭銜。因將來的光榮與勢力，他微微感到滿意於現在。有一二年他的像片沒這麼普遍

的一致的登在各報紙上了；看到這回的，他不能不感到滿意；這個六十歲的照像證明出別的政客的庸碌無能，證明了自己的勢力的不可輕視與必難消滅。新人的確出來不少，可是包善卿是青松翠柏，越老越綠。世事原無第二個辦法，包善卿的辦法是唯一的，過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還如此！他的方法是官僚的聖經，他一點不反對「官僚」這兩字；「只有不得其門而入的纔叫我官僚，」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這麼說過。

看着自己的像片，他覺得十分像自己。不錯，他的胖臉，大眼睛，短鬚粗脖子，與圓木筒似的身子，都在那裏，可是缺乏着一些生氣。這些不足以就代表包善卿。他以幾十年的經驗知道自己的表情與身段是怎樣的玲瓏可喜，像名伶那樣曉得自己哪一個姿態最能叫好；他不就是這麼個短粗胖子。至少他以爲也應該把兩個姿態照下來，兩個最重要的，已經成爲習慣而仍自覺的利用着，且時時加以修正的姿態。一個是在面部：每逢他遇到新朋友，或是接見屬員，他的大眼會像看見這奇怪的東西似的，極明極大極傻的瞪那麼一會兒，腮上的肉往下墜；然後腮上的肉慢慢的往上收縮，大眼睛裏一層一層的增厚笑意，最後成爲個很嫵媚的微笑。微笑過後，他纔開口說話，舌頭稍微圍着些，使語聲圓柔而稍帶着點嬌憨，顯出天真可愛。這個，哪怕是個冰人兒，也會被他馬上給感動過來。

第二個是在脚部。他的脚很厚，可是很小。當他對地位高的人趨進或辭退，他會極巧妙的利用他的小脚：細逗着步兒，彎着點腿，或前或後，非常的靈動。下部的靈動很足給他一

身肥肉以不少的危險，可是他會設法支持住身體，同時顯出他很靈利，和他的恭敬謙卑。

找到這兩點，他似乎纔能找到自己。政治生活是種藝術，這兩點是他的藝術的表現。他願以這種姿態與世人相見，最好是在報紙上印出來。可是報紙上只登出個遲重肥胖的人來，似乎是美中不足。

好在，沒大關係。有許多事，重大的事，是報紙所不知道的。他想到末一次的應用「腳法」：建設委員會的會長本來十之六七是給王莘老的，可是包善卿在山木那裏表現了一番。王莘老所不敢答應山木的，包善卿親手送過去：「你發表我的會長，我發表你的高等顧問！」他向山木告辭時，兩腳輕快的細碎的往後退着，腰兒彎着些，提出這個「互惠」條件。果然，王莘老連個委員也沒弄到手，可憐的莘老！不論莘老怎樣固執不通，究竟是老朋友。得設法給他找個地位！包善卿作事處處想對得住人，他不由的笑了笑。

王莘老未免太固執，太固執！山木是個勢力，不應當得罪。況且，有山木作顧問，事情可以容易辦得多。他閉上眼想了半天想個比喻。想不出來。最後想起一個：姨太太要東西的時候，不是等坐在老爺的腿兒上再說嗎？但這不是個好比喻。包善卿坐在山木的腿兒上？笑話！不過呢，有山木在這兒，這次的政治生活要比以前哪一次都穩當，舒服，省事。東洋人喜歡拿權，作事和他們合作，必須認清了這一點；認清這一點就是給自己的事業保了險。奇怪，王莘老作了一輩子官，連這一點還看不透！王莘老什麼沒作過？教育，鹽務，稅務，鐵道

……都作過，難道還不明白作什麼也不過是把上邊交下來的再往下交，把下邊呈上來的再呈上去，只須自己簽個押？爲什麼這次非拒絕山木不可呢？奇怪！也許是另有妙計？不能吧！打聽打聽看，老朋友，但是細心是沒過錯的。

「大概王莘老總不致於想塌我的臺吧？老朋友！」他問自己。他的事永遠不願告訴別人，所以常常自問自答。「不能，王莘老不能！」他想，會長就職禮已平安的舉行過；報紙上也沒露骨的說什麼；委員們雖然有請病假的，可是看我平安無事的就了職，大概一半天內也就會銷假的；山木很喜歡，那天還請大家吃了飯，雖然飯菜不大講究，可是也就很難爲了一個東洋人！過去的都很順當；以後的，有山木作主，大概不會出什麼亂子的。是的，想法安置好王莘老吧；一半因爲是老朋友，一半因爲省得單爲這個懸心。至於會裏用人，大致也有了個譜兒，幾處較硬的介紹已經敷衍過去，以後再有的，能敷衍就敷衍，不能敷衍的好在可以往山木身上推。是的，這回事兒真算我的老運不錯！

想法子給山木換輛汽車，這是真的，東洋人喜歡小便宜。自己的車也該換了，不，先給山木換，自己何必忙在這一時！何不一齊換呢，真！我是會長，他是顧問。不必，不必和王莘老學，是讓山木一步好！

決定了這個，他這回的政治生活顯然是一帆風順，不必再思索什麼了。假如還有值得想一下的，倒是明天二姨太太的生日辦不辦呢？辦呢，她歲數還小，怕教沒吃上委員會的傢伙

們有所借口，說些不三不四的。不辦呢，又怕臨時來些客人，不大合適。「政治生活」有個討厭的地方，就是處處用「思想」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幹的。在很小的地方，正如在很大的地方，漏了一筆就能有危險。就以娶姨太太說，過政治生活沒法子不娶，同時姨太太給人以許多麻煩。自然，他想自己在娶姨太太這件事上還算很順利，一來是自己的福氣大，二來是自己有思想，想起在哈爾濱作事時候的俄國太太——後來用五百元打發了那個——他微笑了笑。再不要洋毛子，看着那麼白，原來皮膚更粗，處處帶着小黃毛。最難堪的是來月信的時候，只用紙捲個小第一寒！他不喜歡看外國電影片，多一半是因爲這個。連中國電影也算上，那些明星沒有一個真正漂亮的。娶太太還是到蘇杭一帶找個中等人家的雛兒，林黛玉似的又嬌又嫩。二姨太太就是這樣，比女兒還小着一歲，比女兒美得多。似乎應當給她辦生日，怪可憐的。況且，乘機會請山木吃頓飯也顯着不是故意的請客，是的，請山木首席，一共請三四桌人，對大家不提辦生日，又不至太冷淡了小姨太太，這是思想！

福命使自己騰達，思想使自己壓得住富貴，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個有力的證明。太太唸佛吃齋，老老實實。大兒有很好的差事，長女上着大學。二太太有三個小少爺，三太太去年冬天生了個小女娃娃。理想的家庭，沒鬧過一樁滿城風雨的笑話，好容易！最不放心是大兒大女，在外邊讀書什麼壞事學不來！可是，大兒已有了差事，不久就結婚；女兒呢，只盼順順當當的畢了業，找個合適的小人嫁出去；別鬧笑話！過政治的原不怕鬧笑話，

可是自己是老一輩的人，不能不給後輩們立個好榜樣，這是政治道德。作政治沒法不講道德，政治舞臺是多麼危險的地方，沒有道德便沒有膽量去冒險。自己六十歲了，還敢出肩重任，道德不充實可能有這個勇氣？自己的道德修養，不用說，一定比自己所能看到的還要高着許多，一定。

他不願再看報紙上那個像片，那不過是個短粗而無生氣的胖子，而真正的自己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才具有經驗有運氣的政治家！認清了他心裏非常的平靜，像無波的秋水映着一輪明月。他想和姨太太們湊幾圈牌，爲是活動自己的心力，太平靜了。

「老爺，方委員，」陳升輕輕的把張很大的名片放在小桌上。

「請，」包善卿喜歡方文玉，方文玉的委員完全仗着他的力量。方文玉來的時間也好，正好二男二女，兩個姨太太，湊幾圈兒。

方文玉進來，包善卿並沒往起立，他知道方文玉不會惱他，而且會把這樣的不客氣認成爲親熱的表示。可是他的眼睛張大，而後漸漸的一層層透出笑意，他知道這足以補足沒往起立的缺欠，而不費力的牢籠方文玉的心。搬弄着這些小小的過節，他覺得出自己的優越，有方文玉在這兒比着，他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經驗與資格。

「文玉坐坐，坐！懶得很，這兩天夠我老頭兒……哈哈！」他必須這樣告訴文玉，表示他並沒在家裏閒坐着，他最不喜歡忙亂，而最愛說他忙；會長要是忙，委員當然知道應當怎